

鄆署雜鈔卷八

紫山 汪爲熹 若木輯

庾乘

庾乘字世遊鄆陵人給事縣廷爲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漢靈帝時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議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乘子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

乘次子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踉蹌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子峻貴拜中大夫

道子峻字山甫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太常鄭袤見

鄆署雜鈔卷八

一

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魏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峻游京師聞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峻祖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鄆陵舊五六萬戶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晉武帝拜峻爲侍中加諫議大夫

庾純

庾純峻弟官河南尹賈充與朝士宴飲純醉與充爭言

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上表自劾詔免純官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以爲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等以爲純於禮律未有違詔從攸議復以純爲國子祭酒

純字謀甫賈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以此相譏

焉

史
變

純子勇字允臧少有清節武帝初仕爲博士時齊王攸就國勇上疏謂公族公室之本不宜出之怒下廷尉劉頌奏勇不敬當棄市夏侯駿乃爲駁議留七日有詔免死後數歲復起爲散騎常侍終國子祭酒

庾珉

庾珉字子琚峻之子懷帝沒于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珉遂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封長岑男直於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果然追謚貞

庾琮

庾琮字子躬太常峻之第二子仕至太尉掾子躬有廢疾而甚知名於時其家在城西故號曰城西公府其弟卽數也

庾斡

庾斡字子嵩侍中峻第三子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仕至豫州長史

晉惠帝光熙元年八月司空越以吏部郎庾斡爲軍諮祭酒斡等尚玄虛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象薄行好招權越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斡自謂是老莊之徒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其意以昔未讀此書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也

斡有重名爲縉紳所推而頗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嘗劾奏斡斡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鄢署雜鈔卷八

三

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太尉夷甫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斡雖居

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數常默然而憂喜不至也

數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永嘉中數爲太傅長史石勒追太傅越之喪數與王衍等爲勒所執勒夜使人排墻殺之

庾東

庾東父輝安北長史東以勇力聞晉武帝時有西域健卒趨捷無敵晉人無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

鄆署雜鈔卷人

四

殺之名震殊俗

東子闡字仲初太尉亮之族也闡九歲能屬文性至孝永嘉中闡母與兄肇沒於石勒之亂闡不櫛沐不婚不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隣親稱之蘇峻之難闡奔郗鑒爲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仕爲零陵太守過湘爲文以弔賈誼又作揚都賦膾炙人口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卒謚曰貞著有詩賦頌十卷

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

闡子肅之亦有文藻官至湖東太守

庾怡

庾怡珉之子也晉明帝崩成帝初立以庾怡爲廷尉評怡與樂廣之子郡中正謨各稱父命不就卞壺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心有悔有家各私其子則爲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群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庾袞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晉武帝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

鄆署雜鈔卷八

五

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畱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飢藜羹不糝門人欲進以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

庾袞父亡作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庾袞與子弟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何恭之過
庾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 同上

晉惠帝元康末潁川太守召袞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
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
迎袞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
功曹舍旣而袞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
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
之厚爲之禮而遣焉

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於陽翟袞乃率其同族
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
孔子云教而不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

鄆署雜鈔卷八

六

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
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
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
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
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
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
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
而身率之分數旣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
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

是以皆退

袞獨守貧約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並安貧苦相敬如賓

袞父嘗戒袞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

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亮之從父也永嘉中爲建威將軍渡江徵爲丞相軍諮祭酒卒以后父贈左將軍

庾亮

庾亮字元規峻之族孫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恪嶷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

亮元帝時累官散騎常侍以外戚求退復起爲中書監加中書令蘇峻叛亮討平之拜豫州刺史卒贈太尉謚曰文康子三彬死于峻亂羲吳興內史龢丹陽尹官至中領軍羲子準豫州刺史龢子恒尚書僕射準子悅爲宋江州刺史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

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元帝太興元年立王世子紹爲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好賢禮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動中禮節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爲太子妃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後爲明帝

庾亮爲中書監元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旣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

鄢署雜鈔卷八

八

明帝時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未及陣士衆弃甲而走亮攜二弟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溫嶠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心廼安

帝之出石頭也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

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州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

明帝崩太子卽位亮以中書令與尚書令卞壺參輔朝政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成帝聰敏有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得知及蘇峻平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變色

亮爲征西將軍遷鎮武昌秋夜氣佳景清諸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

戶級聲

鄢署雜鈔卷八

九

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惟丘壑獨存

庾亮追報孔坦書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令有在亦變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耻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

深明足下慨慷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焉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並致薄祭望足下降神享之

櫟下老人云追

報亡友書見此

亮鎮荊州登廁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乃攘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

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

鄆署雜鈔卷八

十

寢疾死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午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又後歌一作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蘇後連徵不入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

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庾冰

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德操清慎簡約亮嘗器之曰吾家晏平仲也徵爲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亭鄉侯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蘆篠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成帝咸康五年秋七月王導薨徵庾亮爲丞相亮弟會稽內史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冰旣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爲賢相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

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

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於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刑據而弗聽今琅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旣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慚色

鄆署雜鈔卷八

十二

庾冰在官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以絹還官後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歛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辟芷居冰卒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子六希徐兗二州刺史蘊廣州刺史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邈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

庾翼

庾翼字稚恭亮之弟初爲太尉府叅軍累遷南蠻校尉及邾城失守石頭被圍翼設奇軍潛致糧仗遂賴以保全賜爵都亭侯授荊州刺史鎮武昌戎政嚴明經畧深

遠人情翕然稱之卒贈車騎將軍謚曰肅
成帝咸康六年春正月庾亮薨以南郡太守庾翼爲都
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假節代亮時人疑翼年
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數年之間公私充實
翼爲人忼慨喜功名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
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
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
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
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
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鄆署雜鈔卷八

十三

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
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
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
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
其年翼卒翼嘗筮其後嗣卦成璞曰卿後並當貴盛然
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後翼之孫
蘊爲廣州刺史其妾房產白犬子不令蘊知狗轉長大
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異於衆後失所在蘊慨然曰殆
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而爲桓氏所滅
神僧傳云竺法慧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事浮圖
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後征西

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
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勸誠眷屬令勤脩福善爾
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
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
渰沒多有死者

陸龜蒙小名錄云翼爲荊州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爰之小名
自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爲乃共議桓溫劉恢曰
使伊去必能克定荊州恐不可復至後果如恢言

庾懌

庾懌字叔豫亮弟弱冠時西陽王羨辟不就東海王沖
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沖
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
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三州事

庾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
曰栢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
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

史嚮

成帝咸康八年豫州刺史庾懌假節鎮蕪湖以酒餉江
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曰大
舅謂庾亮也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飲鳩而卒謚曰簡

子統嗣

庾條

庾條字幼序冰之弟永和二年爲豫章太守董韜自稱
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千人攻郡縣條討
平之

鄢署雜鈔卷八

姪

上

墩 堡

全校

鄢署雜鈔卷八

十五